禮記恒解

禮記恆解卷十

禮器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禮以範人自朝廟以達於民生日用細爲皆有禮卽皆有器此篇畧舉其概以明聖人制禮精意卽器而可識矣故曰禮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措七路反又作厝

此節冒起全篇禮必有器是故聖人大備其器大備聖人之盛德所以範圍曲成也釋回增美質閑其邪而存其誠也措

諸己則正施諸人則行竹箭有筠以飾於外松柏有心以固於內大端猶大要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喻其貞且久也外諧和合於人內無怨無憾於己禮合萬物之情而通鬼神之奧故懷仁饗德承以有本有文明乎器以行禮禮不徒器欲人務忠信以清其源明禮義以善其用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鱉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天道功用莫大於時禮足合之設陳也地財資以行禮鬼神天地陰陽之靈人心物理各有所宜一本中正以合之理之六句撮其綱而下乃言禮器之所由備也天時之所生地理之所宜人官之所能物曲之所利聖人因而裁制之以為禮器用禮者亦必順其當然苟非天地所生養不以為禮即用之而鬼神亦弗饗也又即山澤當用之禮以明其概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狹音治上下之上上聲殺色介切匡音眶

鄭康成曰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孔氏穎達曰經猶法也倫猶例也禮非財用不行酌地廣狹以爲禮之厚薄又視豐凶以爲隆殺節年大殺而衆不恐懼仍循禮而行之以上之制禮有節故也此節正言制禮器之義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稱去聲後皆同革音棘

時隨時以處中也順順其自然之理體別其體類宜合於當然稱如其分量即揖讓征誅之大者以明惟聖人能時中詩言文王非急於成己之欲乃追述先人之孝於來茲聖人事天如事親揖讓征誅承天心而爲之亦猶是也天地之祭數事皆天理自然之倫次聖人順而修明之社稷山川鬼神皆有祭而所事不同則禮之事之者亦異喪祭賓客吉凶殊而禮不侔各適其宜而已羔豚達於百自大牢惟在天子各稱其爵位之大小非故爲豐嗇此五者禮器之大凡也

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上文言五者禮之大凡而稱尤所以別尊卑正名分故特又申言之以起下文國有守龜以卜吉凶而爲天子守土圭受於天子故以爲瑞大夫之家則不然臺門門兩旁築土爲臺闕其中曰闕曰兩觀曰象魏皆是也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

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介音戒後同重平聲下同翣所甲反

孔氏穎達曰士一廟據下士爲言若適士則二廟也天子豆二十六正羞也尊者宜備味諸公上公諸侯侯伯子男十六十二夏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上下大夫或八或六皆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介副也牢太牢也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大牢禮賜之介役牢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無等及爲賓客之事也諸侯席三重相朝時賓主皆然也尊者須從厚葬五重者尊者宜堅固八翣者尊宜多障蔽天子葬五重鄭康成謂抗木與茵也古者爲椁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椁下所以藉柩從上下棺之後又匱抗木於椁之上所以抗藏於土茵藉棺外下褥用淺色緇布爲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爲囊著茅秀及香草其中如今有案褥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茵縮二橫三是爲一重如是者五則五重也翣見檀弓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

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犢音獨朝直遥反下同脯音甫醢音海繁音盤琥音虎璜音黃單音丹

鄭康成曰天子無介無客禮也孔氏穎達曰天神尊貴質故祭止一特牲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故奉膳亦止用牛諸侯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殺味也大夫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是味稍多也食飡也尊者以德爲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飡輒告飽待勸之乃更飡諸侯再食而告飽大夫士德轉少告轉就自食其力者以飽爲度不須告勸故飡無數也繁馬腹帶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帀曰就就成也言色帀則一成大路車既朴素馬亦少飾圭璋玉中之貴也特不用他物媲之表德特達不加物也琥璜玉劣於圭璋者也不特達附爵乃通單席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溫故也諸侯視朝日出視諸臣之朝特人人揖之旅共一揖也

御案五路有再就尔特牲言次路五就指纓先路之次路此七就指纓次路而又次者也周路有五則殷路固不止於三矣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邱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量宜亮皿命景反

方氏慤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爲節自上公至子男或以九或以五各有等差宮室貴大也天子之路弓斗房皆謂之大此器皿貴大也尊者之棺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椁則周於棺周官冢人以爵等爲邱封之度此棺椁邱封貴大也量言所容度言所至互相備也車旂之屬謂之器不可謂之皿籩豆之屬謂之皿亦可謂之器積土言之曰邱度土言之曰封邱必高封則不必高也

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散去聲觶音志缶方有反甒音武

鄭康成曰凡爵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孔氏穎達曰凡饗有酒其列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壺在門內瓦甒云君尊則壺缶但飲諸臣也不云內外則陳之於堂人君面尊專惠也今韓詩說爵盡也足也觚寡也飲當寡少觶適也飲當自適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散訕也不能自節為人所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以餉不得名觴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御案階以一尺為一級臺門惟在雉門但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為別耳

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

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壇大丹反 棜於據反

方氏慤曰祭天之禮謂之至敬壇待人爲高非體之自然也故埽地以致其潔有足爲禁無足爲棜孔氏穎達曰棜舉名上有四周下無足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棜故名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與棜同刻其足爲褰帷之形大夫用禁而士冠昏鄉射亦用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陳氏祥道曰天子諸侯之尊有罍有舟謂雷動以時則有鼓物之利否則害物舟善操之則利濟否則覆溺所以爲戒也大夫士之尊曰禁所以禁之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戒而又禁之天下所以無彝酒之過矣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黼音甫黻音弗 纁許云反

鄭康成曰此祭冕服也孔氏穎達曰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諸侯以下文稍少陳氏祥道曰諸侯德

貴乎能斷故言黼大夫貴乎能辨故言黻士服止於元衣纁裳則質而已天子皆元衣裳閒色天子至士皆纁裳所異者特藻績之功或多或寡或有或無而已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琢又作瑑丈轉反大羹之大音泰和去聲越音活犧如字樿音展

敬之至者不尙文飾是所以貴素之故也下文乃詳之容容飾孔氏穎達曰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大羹肉汁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煑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則用之以存古意大路殷祭天車也越席蒲席祭天質素故鬻疏麤也鼏覆也冪人云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陸氏佃曰凡木不飾爲樿若龍勺疏勺蒲勺則於杓加飾矣御案犧尊之制惟聶崇義畫牛尊腹之圖近之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省悉井反殺所戒反稱去聲

鄭康成曰省察也不同言異也孔氏穎達曰引子言證上諸事禮旣所趣不同不察則禮道無由可知不豈應少不可多不殺應多不可少也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詡音許樂吾教切

一理也發於外曰外心存於內曰內心理本於天天以神明之德發揚詡於萬物大其理而著爲物也至博聖人體之以理萬物而制其宜得不以多爲貴乎樂其發樂彰著天理於外德產蓄德之地致密緻之地生生而不窮精微而難測聖人體之以育中和而提其牟復何物可以象其德者故以少爲貴也獨知之地萬物性命繫焉安得不愼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樂音洛

德產於內與天地參故尊德及於物無不生成故樂少以寓無華之意多以成濟物之功多寡無定唯其當乎時中而已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大音泰攘如羊反

鄭康成曰君子謂大夫以上卽一端以明禮唯其稱之意攘非其有而取之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鏤力豆反簋音軌紘音宏梲章悅反澣又作浣朝直遙反

孔氏穎達曰簋盛黍稷之器紘用組爲之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餘爲纓二者天子之飾山節刻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藻梲畫梁上侏儒柱爲藻文亦天子廟飾大夫祭用少牢士特豚而平仲用豚豚又邇小必言肩者周人貴肩肩在

組今云豆喻其小假豆言之也方氏慤曰濫者溢而無所制隘者陋而無所容陳氏澔曰管仲濫而不稱晏子狹而不稱也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紀對綱而言禮以別衆理如紀無紀則衆物皆不理故亂戰克仁智洽也祭受福誠敬孚也夫子不自聖此必有為而言私訓門弟子者也引之以明紀之重意戰至危神至幽亦必賴禮以行之他可知矣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麾毁皮反蚤音早葆音保本又作保

祈求也不祈無私禱也麾之言快也祭有常期不以先時為快葆者褒也褒崇高之稱器幣有定制不以褒大為可樂嘉事冠昏也冠昏生人之常負告惟恐不克負荷不善之而美其祭也牲非不取肥大薦非不貴多品為其誠禮不至而徒

肥大多品則不享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父音甫綦左傳作忌燔音煩奧依鄭作爨盛音成

引此以明失禮不稱之事閔公嫡而少僖公庶而長俱莊公子莊公卒閔公立閔公卒僖公立僖公卒子文公立夏父弗忌為宗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臣先君庶先嫡故為逆祀文仲弗能止儀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文仲亦弗止故孔子譏之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皆炊器明其禮卑賤非祭火神也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

而文而誠若嘗去聲

鄭康成曰猶體若人身體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大綱曲禮節文或竭情盡慎以致其敬或有美而文皆非誠不可所謂其致一也若語助辭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殺去聲摲音芟放上聲摭之石反

鄭康成曰直而行若始死哭踊無節曲而殺若父在爲母期經而等若天子下至士庶人爲父母三年討猶去也順而討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爲節摲之言芟也謂芟殺有所與也摲而播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推而進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放而文若天子之服象日月以至黼黻放而不至若諸侯自山龍以下順而摭若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粱孔氏曰士卑不嫌拾君之禮而用之播布也放法也項氏曰摭取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鄭康成曰一也者俱趨誠也素謂殷尚白青謂夏尚黑秦趙高變亂名實以青爲黑黑爲黄今語倘存按禮主於敬而鄭康成謂一爲誠誠者敬之本也

且經文兩言誠若故不可易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侑音又武鄭作無醵其庶反與音餘

孔氏穎達曰殷人坐尸周因之詔告侑勸也亦然者詔侑無方之禮皆因於殷其用至誠之道一也夏禮質言尸是人不可久坐神坐故惟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尸倚立以至祭竟殷益爲常坐之禮周又因殷而爲次序酬尸之禮鄭康成曰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　鄉案無方言詔侑之無有定所稀禘昭穆各用一尸大祖不與旅酬故惟旅酬六尸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

孰爓音潛

鄭康成曰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一獻羣小祀也爓沈肉於湯也皇氏侃曰此據設之先後言之郊則先設血大饗血與腥同時俱薦 御案三獻祭山林川澤如貍沈之祭羣小祀惟薦孰無血腥爓以其神卑故耳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月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蹙音促頖或作泮惡池即滹沱柤溫並去聲

作而致其情强造作以屈人情由始謂本於天理人情之至顧孔氏穎達曰魯人無后稷之廟將祭天先於頖宮告后稷鄭康成曰繫繫牲於牢戒散齋宿致齋 御案賓主相見必有介以道之又辭讓而後進不然則過慤而野過蹙而躁而

情反無以致矣惡池配林河岱之從祀也不直告所祭而先告其所配慎之至也擯以道儀詔以達意相以治亂歌之終步以見方舞之始溫如柔色以溫之溫擯詔有左右之勸相步協始終之節此溫之至總末有直致其情者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槀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鸞刀端反莞音官簟徒點反槀鞂稭同

不詔性也反其本性之所安而修明古法以存古初之意不詔不待告而後哭泣以樂朝臣入門而懸興哀其親而樂其君皆本性也醴酒元酒見前割刀利於割肉鸞刀古刀刀鐶有鈴宗廟不用割刀而用鸞刀莞簟精細可安而郊祭不用槀鞂取稈藁為席粗質乃用之凡此皆以修古也有主主於使人得其性而存乎古述而多學則人心風俗淳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

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禮者天理之著爲物則者也內有主而天理孰是爲有節於內無節則無以別是非故觀物弗能分辨禮本理而經緯萬物致猶至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朝音潮放上聲亹音尾

財物人所必需而無禮則亂故先王因而致其義然其義非由意造也皆天地自然之理如作大事必順天時以爲興作朝日夕月以敬天祀高則因乎邱陵下則因乎川澤皆順其自然之義而制爲禮是故天時至而雨澤降造化生成之顯然可見者君子則順天而達其勉勉之懷凡禮之制皆可類推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體道於身謂之德而若道德分言則德謂全道之人道謂一端之善也能不必其道德而有才藝者置之使在位誓之示至公道德賢能天之所重先王亦順天而制禮以待之耳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假音格至也治平聲

鄭康曰天高因高者以事地下因下者以事名猶大也升上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馬氏晞孟曰升中升中心之誠於天熊氏安生曰自其自然而言謂之天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彭氏絲曰鳳凰飛故言降龜龍潛故言格風雨不可過故言節寒暑不可忒故言時愚按聖人體天心而代天道制禮以成天功五倫正而百事修於巡狩方岳則燔柴以升中於天明乎己之承天心而惟恐有忝也人與天道同符故禎瑞集而陰陽和後世不修實德創為封禪之說矯誣妄誕其

罪大矣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罍音雷犧如字縣音元應去聲分扶問反

天道無言而發著於日月星辰事物者皆有禮也即至教聖人體之是爲至德君立於阼以象日生於東夫人在西房以象月生於西而犧尊縣鼓君所酌也反在西罍尊應鼓夫人所酌也反在東以君與夫人交相酌獻取其便也陰陽和而萬物生夫婦和而萬化理即此一端可概其餘禮謂君夫人酬獻之禮樂謂縣鼓應鼓之類孔氏穎達曰縣鼓大鼓應鼓小鼓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

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道音導蘧平聲治音智

禮本天理之自然而達於事物之當然當於禮則返乎性之本然而成德矣故曰反其所自生樂其所自成理見於事非禮不節理得於心非樂不和故先王以禮樂節之道之禮樂本於人心而達於事爲無禮樂則亂達聰明也卽器可以知工巧拙卽發可以知人知愚況禮樂之本於性而著爲物則者乎故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與人謂應事接物必當於禮樂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

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大音泰從去聲羹烏浪反爓音潛屬音竹祊百彭反

馬氏晞孟曰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故牽牲至薦酒皆夫婦身親蒞之孔氏穎達曰祼鬯既訖君出廟迎牲牽牲而納於庭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殺牲既畢進血腥之時君斷制牲肝祭神於室夫人薦盎齊以獻之卿大夫從君謂制祭割牲之時命婦從夫人謂薦盎齊時爓爓質愨貌屬屬專一貌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羹肉清也定孰肉也羹肉既熟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求而未得故三處告之設祭謂薦腥爓之時設此所薦於堂廟門謂之祊繹祭在廟門外之西鄭康成曰勿勿猶勉勉也於彼於此不知神之所在也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陳氏祥道曰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獻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一獻

褻於人情爲近故曰質三獻爓於人情漸遠故
曰文孔氏穎達曰察神靈明察神神靈尊重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與平聲腊音昔內音納見音現纊音曠肆如字

大饗祫祭也備物非天子不能故曰王事三牲魚腊籩豆之薦諸侯所貢致九州美味及和氣所產以將孝享天子以天下養之義內金諸侯所貢之金庭實先設之金從革以示諸侯和同意諸侯朝而行享以束帛加璧於上君子比德於玉故尊之也龜能前知陳在前金次之見人情所同欲纊緜也與衆共財示王者不以財自私故能合天下之財以享親也遠物皆致王者德無外則親之澤亦無外也諸侯助祭禮畢而出作肆夏之樂以送之明大饗之禮極重惟天子能合萬

國之歡以祀其先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天至尊就郊之曠遠而祭之不敢致之敬之至也思親追遠仁之至也自始喪至終喪哀禮繁重然皆所以自盡其誠無一毫文飾故爲忠之至備服器不敢死其親仁之至馬氏睎孟曰賓客以幣爲記所謂無辭不相接無禮不相見皆禮之所宜故爲義之至仁義根於心而見於事爲非禮則無由見故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和去聲

鄭康成曰道猶由也從也味必甘而後能和質必白而後能受采人必忠信而後可學禮　御案前說廣言義理禮之文

此復歸本忠信以見必本立而文乃行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旅从方與示者別

誦詩三百喻多學而不服禮也一獻大饗見前大旅陳師勒旅告廟而後行可以祭羣小祀而不可以饗先王誠可以格幽而未足以合衆志可以合衆志而未足以通上帝蓋其禮愈重則其議乎愈難故毋輕議禮引以足上文忠信禮之本意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跛彼義反與音預朝音潮

鄭康成曰季氏祭謂舊時也倦怠以其人也偏任爲跛依物爲倚室事祭時堂事儐尸孔氏穎達曰逮及也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室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饌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儐尸之時事尸於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階也質正晏晚也愚按禮以將敬爲本文盛而敬不足子路節棄文以將敬不拘拘於古而得禮之中故孔子稱之

御案子路忠信人也故以此結之通篇以大備盛德起以子路知禮終見所貴乎禮者以義理禮之文足以釋回而增美非以繁文喪其忠信之質也用意深遠

郊特牲第十一

郊特牲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此篇多記祭事而雜冠昏二段或稱次之誤摘篇首三字以名篇亦無深意間有引伸上篇之意者非必原與禮器通爲一篇也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尙服脩而已矣大音泰膳市戰反犢音獨孕餘證反繁音盤爓丁亂反

此引申上篇所言而標誠敬以爲的也禮之繁簡不一要有至理時或專事繁文不修誠敬故記者即此數端以明其義

天至尊社稷功德配天諸侯尊天子如天天子亦尊諸侯親
社稷故特牲犢大牢同貴其誠一也孕則氣不一故天子尊
食祭天弗用 御案大路郊之車也而先路次路之繁其飾
者不與焉郊血 也而腥爓熟不得薦焉此亦如社稷大牢之
不得同於特牲諸侯為賓而灌用鬱鬯大饗而尚腶脩亦上
文引天子適諸侯諸侯適天子意夫郊天子之事也郎以天
子禮明之故注疏無諸侯相朝文愚按敬生於誠誠敬之至
而氣臭亦通故不饗味方氏愨曰腶言捶肉加腶脩則以薑
桂脩之陳氏祥道曰次路兼草木之路則殷
之次路有五就七就二者禮器七就非誤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重平聲 酢才各反

孔氏穎達曰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賓主禮敵故主
君設三重之席而受酢若諸侯遣卿來聘聘禮三獻其副既
是大夫與卿為介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為介降
一席祇合專席主君若受介之酢爵必徹己重席而專席以
受酢所以然者降諸侯
之尊以就介之卑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禘如字食音嗣

饗饗帝禘祭之時六經無明文據此及祭統蓋在春也後儒因明堂位六月禘周公遂疑在夏不知彼治時祭而異其禮不可執以論王者禘祭也食饋食嘗秋祭祭天主於陽氣上通祭人主於陰氣下達春饗孤子秋養耆老皆所以順時氣而慎物而食嘗獨無樂者亦以孤子欲其長養陽以遂之耆老欲其壽考陰以成之凡聲陽也釋樂之義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奇居衣反旦依鄭作神

孔氏穎達曰鼎俎盛牲體牲體動物屬陽故其數奇籩豆兼有植物植物屬陰故其數偶褻味人所常用者多品美大其報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賓朝聘者及燕享己臣子孔氏穎達曰燕則大門寢門享則大門廟門也易以敬和易之中有嚴敬之意卒爵賓主獻酬之時俱作樂屢歎之善其敬以將和也方氏慤曰主酬賓曰獻賓答主曰酢主復答賓曰酬禮成於三奠酬則禮成而工升歌以表賓主之德樂器必待人以成故貴人聲而上之樂以導其歡禮以節其情盡歡以洽君臣之間如此上下交歡萬化可理而凡禮樂之本陰陽以成其和敬者亦概諸此矣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鄭康成曰旅衆也孔氏頴達曰無方非止一方 御案別土地之宜不求之非產節達迺之期不責之非時先知以見德之明無不照服猛以見德之威無不畏然明忌察威忌暴金之爲物可柔可剛故參居其間以示和孔氏頴達曰玉以表德享用束帛帛上加幣表往歸於德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燎力妙反

鄭康成曰庭燎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百燎僭天子也肆夏僭諸侯也趙文子晉大夫名武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覿大力反 使色吏反

孔氏頴達曰大夫從君朝覲而行私覿非禮也若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得行私覿所以申己之誠信從君而行不私覿所

以致敬於其君也周衰有臣從君而庭實私覿者故記者譏之無外交不敢貳心於他君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臣不敢與君亢禮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其敢然者強也強則君殺之可也義也此饗君之事由三桓始是義當殺者也率土皆王臣故莫敢為主君由阼階君為主也鄭康成曰夷王周康王之元孫之子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

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鄭康成曰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以上皆天子之禮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以上皆諸侯之禮孔氏穎達曰諸侯軒縣三面祭用玉牲擊石磬得舞大武不得朱干設錫冕服中衣得用素不得繡黼爲領丹朱爲緣臣不畏君擅相尊貴以等列不避君私相覿以貨賄公廟設於私家三家皆私立桓公廟也愚按成王命魯以六月禘祀周公於太廟白牡大路蓋用殷禮以崇公於賓王意後世襲用盛禮凡祭皆僭之故此云然也詳見明堂位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周封夏殷二代之後於杞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以禹湯之賢久而猶尊之也周尊賢之優無過於二代者以其得用先

人天子

禮樂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寓音遇

寓寄也寓公失地之君方氏慤曰不臣之者以其常爲君然失禮則賢不足尊也故寓公不繼世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鄉去聲 辟音避

陽王於南而萬物昌君南鄉以答陽德盛大之義臣北面而承君德答對也孔氏穎達曰臣於國君已皆稽首大夫之臣又稽首於大夫便是一國兩君故云以避君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己也 爲去聲

鄭康成曰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復奏事逆受下奏也

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禓音傷

鄭康成曰禓强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强鬼也朝服立於阼神依人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縣音懸弧音胡

射之以樂欲其容飾內外相和而觀德也何以聽何以射欲學者求其兩協男子生而縣弧以示有志四方射者男子之事也而不能則以疾辭謂其可恥也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齊側皆反

鄭康成曰居讀爲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止樂而二日伐鼓則廢一日齊也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繹音亦祊百彭反

陳氏祥道曰禮有正祭之祊有繹祭之祊此繹祭之祊也孔氏穎達曰祊是室內求神繹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繹祭當

於廟門外之西堂祊當在廟門西室今不然故言失之朝市朝時而市當於東方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太音泰喪去聲薄本又作亳牖音酉

孔氏穎達曰土謂五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也土是陰陰宜在北故君南鄉於內北墉下祭之方氏慤曰陽始於甲而物生陰極於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大社王為羣姓所立之社達天地之氣天氣下達地氣上達也鄭康成曰屋之北牖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乘去聲共音恭粢音資盛音成

神地之道著地之神明也下文乃繹其義載萬物而生財天之垂象示法乃非虛渉是地德配天也故尊天親地教民美報其德中霤亦土神也家國皆同主親地示生養之本單盡也二十五家為里唯為祭社之事合里之家盡出一人唯為祭社而田國中人盡行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乘唯祭社而使丘乘共其粢盛所以報本反始土者生成之本始也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

而豐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周氏謂曰火星以春見以秋沒故季春出火季秋納火爲焚者特其出火之一事耳田獵之禮或仲春季春不一周官言仲月豳詩月令與此言季月不同鄭康成曰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豐讀爲豔愚按左右坐起以觀其習於武勇變化之事流流漫意布也流示之貪欲豔之以觀其用命不貪得否求服四句申結之服馴習也守禮用命故克而受福

天子適四方先柴

天子巡狩必先燔柴祭天以明代天理物非無事而遊觀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

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郊祭在建子之月陽生於子日長自此始於其始長迎之重天之生氣也主日者日爲陽精光爲之區域於南郊陽王於南於其陽之初生而卽以至王之地祭之重陽也天至尊無可稱者故尚質素而貌至質而和民用以象天地生養爲牲不尚文也騂赤南方之色犢見篇首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周之始郊也以長日之至其日適値辛而後遂相沿用辛記此言必冬至爲是也張子謂自冬至之日以樂降神爲郊之始而未祀旣乃用辛日而祀亦可通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敎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陳氏澔曰郊用冬至有定日卜日卜牲也先告於祖如受命退
卜於禰宮孔氏穎達曰作灼也考亦禰也祖始其事而親虔
之故以著尊親之義澤澤宮即辟雍也誓命先王戒勑祭祀
之辭有司宣之而王親聽之受教於祖受諫於臣之義獻命
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鄭康成曰庫門在雉門外入庫
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祖廟百官公卿以下百姓王之親皇
氏曰姓者生也萬
是王之先祖所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
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汜音泛亦作汎埽去聲

報猶白也祭報報日時蚤晚及牲事備具也嚴上天尊嚴而
不敢慢汜埽灑水而後埽反道剗道上之土令新者在上鄉
爲田燭六鄉之民於田首爲燭君致其
嚴敬而民亦化之故弗命而民聽上也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
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

之郊所以明天道也璪與藻同

方氏慤曰天以龍爲用而衮以龍爲首故衮衮以象天璪者聚采以貫玉而有華藻故謂之璪字通於藻左傳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彼有象而我象之故於龍言象彼有則而我則之故於數言則十有二旒之旒大旂也非諸侯所得建天之氣化備於十二時其變化之象著於龍生成之功柄於日月故旂爲此以象之也郊以祀天天道之神不可測而其昭著者可知故制禮以明之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此言帝牛之重也卜帝牛不吉則以爲稷牛滌掃清滌之所凡牲既卜皆繫於牢芻之三月而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取其具不必在滌也帝天神稷人鬼別其尊卑如此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

始也

孔氏穎達曰天爲物本祖爲王本祭天而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謂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王者而後有此故曰大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音乍耆音其索色嗇反

大蜡比諸侯一國之蜡爲大也八見下文伊耆氏堯也或據周禮謂爲古佐天子之官不知周禮因伊耆氏始爲蜡而借以名官也索求也歲十二月物成之時索物之盡而報饗之非皆有專神故曰索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種上聲畷丁劣反爲去聲坊音房

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五虎六坊七水庸八鄭康成曰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也祭百種以百穀祭之報嗇報其教民稼嗇之功農古田畯有功於民者郵郵亭表畷標表於田畔相連畷處皆田畯督農所居者禽獸即下文貓虎言迎祭之於此也報恩爲仁除害爲義使之必報之謂使貓虎去害故祭之也坊堤也水庸溝也事也農事所賴曰祝辟也土安則無崩圮水歸則無泛溢昆蟲螟蝗之屬草木各歸根於藪澤不干稼穡祝其神之相之以報以祈也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殺所界反

孔氏穎達曰周禮國蜡祭則吹豳頌擊土鼓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方氏慤曰别言之則服止言衣裳合言之則弁亦服爾故下止言素服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又即衣杖以嘆美其仁義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鄭康成曰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物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笠音立好去聲

孔氏穎達曰周禮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諸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屬大羅氏草笠野人之服歲終功成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鄭康成曰詔客告者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華果蓏也天子樹瓜果以覘時候然是不可斂藏之種初非與民爭利亦以戒其君也女亡國所俘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移如字

八蜡以記四方之豐歉年歉則八蜡不通謂其財不足而勸蓄之也年豐其蜡乃通以移悅其心志謂之移者豐年相與報賽爲樂移其勤苦之心而縱嬉且使惰者奮勤者益勤也既蜡而收斂積聚矣於是臘祭以息民故既蜡君子不興功以勞民

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菹爭居反醢音海

孔氏穎達曰恆豆朝事常所薦之豆加豆尸食訖酳尸所加之豆水草和氣若昌本茆菹其醢陸產若麋臡鹿臡加豆陸產若葵菹豚拍之屬其醢水物若蠃醢魚醢愚按恆豆人所用加豆尸所用人用者豆取諸水草而醢取諸陸產尸亦人也而象神豆取諸陸產而醢取諸水物尊之故與人異他若籩豆之薦則不耆可食而用水土之品者不敢用常褻味而

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蓋聖人以神處於幽而以人象之致其孝享如此之誠然亦不遂以人可代也故尸食之外更有籩豆之薦不同於人之食味以存神之道經明言非食味之道而先儒通人神詁之拘牽殊經實悖本文矣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衮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耆音嗜 衮音袞 路本作輅 樂音洛

此下二節申明上文未盡之義薦即上文籩豆之薦孔氏穎達曰質而無味不可歆嗜冕路尊嚴不可褻常乘服以為榮好舞大武以示壯勇不可常為娛樂宗廟尊嚴不可常安處其中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便以為私利皆以別於人所安樂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

之尙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尙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莞音官簟大點反越音活稾又作藁古老反鞂音戞和去聲幾音祈乘去聲

酒醴美矣而尙元酒明水元酒水也明水亦水鄭康成謂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陳列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元酒在三酒之上疏布之尙以疏布羃八尊平常居則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藁鞂爲藉神席鄭康成曰明之者神明之也琢刻篆爲文也孔氏穎達曰雕謂刻鏤幾謂沂鄂尋常車以丹漆彫飾之以爲沂鄂而祭天則素車沂節圻鄂節高貌刻者以幾爲界於雕幾加丹漆如是而后宜尙質尙儉乃得交神明之義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奇居宜反

孔氏穎達曰黃彝以黃金鏤其外以爲目因取名也祭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鬱氣芬香之氣土中央黃色目人身氣之最清明者言酌以敬神其中王誠而其外則至清明也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埽去聲醯呼兮反斷上聲

孔氏穎達曰餘物皆人功和合爲之鹽則天產自然煎鍊治之也設之於醯醢之上故云尚割刀可用必用鸞刀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後斷割其肉愚按能和能斷其義貴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之冠冠布均平聲餘去聲齊側皆反緌耳佳反敝婢世反

冠義二字遍冒下文冠禮三加冠始冠用緇布冠上古無飾惟用白布冠齊則緇之故始冠用此以存古其緌也孔子曰

未聞甚諸侯始有綏大夫士無之而後人概用綏故非之也緇布冠旣冠亦敝棄不用以非時王制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適音的冠去聲醮子妙反

孔氏穎達曰客位謂戸牖之閒南面庶子則皆醮於房戸外醮用酒毎一加則一醮用醴三加禮畢乃一醮於客位也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後加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是喻其志益大也字之者旣冠見母畢立於西階東南面賓東面字之著代著將代父而爲主加有成爲其有成人之道以賓禮加之敬其名爲成人則不擅呼其名陳氏澔曰酌而無酬酢曰醮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毋音牟追音堆冔音詡

此因冠禮而推明冠制孔氏穎達曰委貌章甫毋追三代常服之冠俱用緇布而其形殊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

也言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鄭康成曰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冔名出於膴膴覆也所以自覆飾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未聞皮弁素積以其質素故三王同服無所改易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

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

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殺色介切

天子諸侯大夫冠皆用士禮二十而冠五十後爵故無大夫冠禮天子之元子亦士也諸侯可知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為未冠而父沒者造之繼世以立諸侯為其象賢也若二十則未必即賢故止用士禮冠之以官爵人因其德以為等殺若二十則德未必崇故亦以士禮冠之然則自天子至大夫惟用士禮者所以勗其成德而禁其驕心也至於謚亦然死皆有謚亦今時之法古者生無爵則死無謚蓋爵必以德無爵則無德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孔氏穎達曰此因上論冠義下論昏義故因上起下是也後世多失先王制禮之義故記者特解其義而冠昏尤禮之始義之大者故特於此申明之禮之數顯而易陳禮之義精而難知知其義而敬守之躬行以率天下天子之所以致治也祝史第職禮之數者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别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取音娶別兵列反

方氏慤曰天地合萬物與昏禮之合二姓本於此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傳世故曰萬世之始遠謂異姓附於疏遠者以厚重别嫌之意誠實貝無辭讓也腆厚也尋常禮多謙言不腆惟昏禮則幣必實貝納之而不讓其致辭亦不謙言不

其所以然者告之直而無曲信而無詐終身以此爲信事人之義婦人之德不踰乎此也一成夫婦則彼此壽德榮辱休戚終身不改故婦人夫死不嫁所謂信也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迎先並去聲

鄭康成曰先謂倡道也

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摯音至亦作贄

馬氏晞孟曰摯者交接所以致敬人之私褻莫甚於衽席之上執摯以敬章別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僻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得而親之也孔氏穎達曰章別也

愚按義所以行仁父子相親恩也而有義以節之義之所在

而禮以行禮之所在而萬物安故原其始於夫婦而敬以別之然後恩義洽而可理萬物禽獸去人遠矣而其故皆由無別無義然則夫婦之厚別而重義不得謂糊故也

將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先去聲帥入聲知音智

親之親愛之重言親之不特親愛而情誼一切自此皆屬至親也敬謂必親迎親御本愛本敬先王之得天下不過如此極言其禮之重也鄭康成曰從謂順其教令夫之言丈夫也恩接以知帥人又以明乎夫之必可爲法而不從以非禮婦從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

敬乎

鄭康成曰元冕祭服也著祭服而齊戒親迎明告於鬼神通乎陰陽之事而重之也下文申明之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

又明夫婦一體之義方氏愨曰牢謂牲牢也先王以牢禮爲之等尊卑異焉而夫婦則共牢而食者亦同尊卑爵齒亦各有尊卑尊卑同故爵齒亦從夫而已孔氏穎達曰共牢之時俎以外但用陶匏陶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爲貴尚古禮之自然也愚按明夫婦一體同德而不尚虛文也周氏諝曰陶匏祭天地之器而用於昏尚禮之至也

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孔氏穎達曰共牢之明日婦乃盥饋特豚舅姑食竟以餘食賜婦示相恩私之義餕餘禮畢舅姑從賓階而下婦從主階

而降示授室
與婦之義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昏禮主於取婦成家婦人陰也其德主於幽靜孔氏穎達曰不用樂者使其婦深思幽靜以思婦道陽是動散用樂則令婦人志意動散是也不賀者人道以序相代之常夫婦方以不克承先啟後爲慮無可賀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

鄭康成曰尚謂先薦之孔氏穎達曰血謂祭初以血詔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爓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三者並未熟是用氣也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孔氏穎達曰尚聲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未殺牲也闋止也奏樂三遍止乃迎牲入殺鬼神在天地之間

故用樂之音聲號呼詔告庶神明聞之而來思按滌蕩者滌除塵穢使清虛之氣與鬼神相感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灌用鬯臭句焫如悅反薌音香

孔氏穎達曰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鬱金草以鬱金和酒使臭陰達於淵泉圭璋爲瓚之柄以酌鬯玉氣潔潤亦是尚臭鄭康成曰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臭陽達於牆屋陳氏祥道曰以魂氣歸於天而求諸陽也奠灌爵也羶脂也既奠灌然後焫蕭

申明上文先求諸陰而後求諸陽也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申明上文之意凡祭必準先王之禮而加慎以求格人之生也受氣於天成形於地故其死也魂魄各有所歸如此求諸

陰陽謂夫死者之在天在地不可知也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尙曰求諸遠者與遠去聲與音餘

詔告也詔祝於室天子諸侯之祭朝事時祝取牲之膟膋燎於爐炭而入告神於室孔氏謂此時主尸皆在堂室虛位故曰神是也坐尸於堂灌獻後尸坐戸西南向也用牲於庭殺牲也升首升牲之首也直祭薦熟時正祭祝官以辭告神主索求也求索其神而祭之則祝于祊正祭之祊在廟門內與繹祭異言不知神之所在於彼於此或遠人而居至祭於祊則以爲近在廟門內不得爲遠也尙得已求諸太遠與言祭者之至誠可曲達也

祊之爲言倞也肵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倞音諒肵音祈相去聲

鄭康成曰倞或爲諒誠也信也正祭之後而索祭於祊信神之必格而降恐其遂去又於廟門內祭之也厮主人敬尸之組富謂禮儀富足所以致福於神而明神之克享此富有也首升首也方氏慤曰首猶而直支偶而曲以其直故得特達以升於室焉相謂相尸也尸必有相如神之親饗之而以相佐侑之也主人受祭曰嘏然非徒希福欲其長久光大以永神之享也尸神象也神處於幽陳其尸則如生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

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毛在外而血在內內質之美見於血外質之美見於毛薦毛血者告幽冥以全美之物也純謂表裏完善也神有功於人以物之得天純美者報之也血由氣滋血祭明氣之盛也天地幽冥莫非此氣所貫注以誠感者必以氣通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金木者水火之神而心則五官之主氣舒於木而盛於火成於金皆取氣之所盛者以達之故曰貴氣主也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

孔氏穎達曰尸既坐祝命綏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肺於五行屬金金水陰也形魄歸地爲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謂薦時祝取膟膋燎於爐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綏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膟膋黍稷並陽氣之物首牲體亦屬陽魂氣在天爲陽故云報陽也

明水涚齊貴新也凡齊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涚始銳反又作說絜同潔

鄭康成曰涚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涚齊及取明水皆貴新涚齊或謂泛齊方氏慤曰明水謂之明固以取之於月亦由主人之潔誠著於此水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方氏慤曰以人君之尊而服勞如此所以爲敬之至服屈服於神故曰敬之至也服也詩言勿翦勿拜而以拜爲屈故曰

拜服也拜下兩手而已稽首則首至地焉故曰服之甚也首雖至地猶未若肉袒之勞焉故曰服之盡也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義欲顧名思義而盡其所以孝也爲國家明有國有家皆由先世積累非一二世之故也詔尸必以相事死如事生致其敬盡其養而使尸不以代死者爲嫌有所謙讓而不辭飽

肆腥爓脀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脀而審反

肆陳也脀熟也言陳腥爓熟以祭豈知神必饗之亦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斝角皆爵名灌以降神之後舉斝角祝詔主人拜以安尸以尸係子行恐不自安故以拜安之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後

坐周禮下然以尸神象也既以神事之當安坐爲是祝將命者通幽明之意而使之達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 醆側產反汁之十反獻如字澤鄭讀爲醳音亦

縮酌用茅以茅縮醴齊泲而清之使清明而後酌之以實尊彝故曰明酌也醆酒盎齊也盎酒差清和之以清酒泲之而已不曰盎而曰醆者盎以所造之器言醆以所酌之器言也方氏愨曰汁獻涗於醆酒卽鬱齊獻酌也以煮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曰獻汁言其物獻言其事鬱齊用灌亦曰獻者以居九獻之首故通謂之獻汁獻尤不若醴酒之酌故以醆酒涗之而已涗之亦明矣然不若縮之爲尤明故於用茅言明酌也齊酒不止此三者以灌事用鬱齊朝事用醴齊饋食盎齊尊彝之所實宗廟之所用常祀不過於此故記指是言之此皆古禮後世以舊醳之酒涗清酒醆酒而明之其制雖異其理則同故曰猶明清與醆酒於舊醳之酒也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辟如字

方氏慤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若祈穀祈社稷之類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豐年夏報之秋冬報是慮彼之有來也故有辟以去之若月令之磔攘開冰用桃弧棘矢辟不祥之類於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所以爲用之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孔氏穎達曰解齊服所以用玄衣玄冠義也方氏慤曰凡物之理陰則靜陽則動幽則深明則淺動不足以守靜淺不足以極深故貴陰幽必見其所祭者以靜而深故也陳氏澔曰精誠之感也

禮記恆解卷十二

內則全篇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孝弟始於家庭而達於天下天子與庶人一也聖王制禮家人婦子之間蓋無所不詳此篇所記特其一二記者以內則名之亦欲後世彷而推之耳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后王君王也命冢宰降德謂君相皆正身齊家之人而以其德施爲教令使兆民率之也天子曰兆民衆則統貴賤言之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觽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觽木燧偪屨著綦

漱音瘦櫛音節縰音蓰笄音雞髦音毛緌音蕤韠音必紳音申搢音晉笏音忽帨音稅觿音兮玦音決捍

音汗遰音逝著音
斫綦音忌下同
孔氏穎達曰盥洗手漱漱口縰一幅長六尺以韜髮作髻洗
訖橫施笄於髻中以固結非固冠之笄總裂繒為之束髮之
本垂餘於髻後以為飾鄭康成曰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
為之象幼時鬌緌纓之飾也端元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
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扱也扱笏於紳所以記事也左右佩
用自佩以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刀礪小刀及礪
礱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
日捍拾也言可以捍弦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以鑽火也
偪行縢綦屨繫也劉氏彝曰左佩玦者韘巨指以開弦捍者
著左臂以遂矢皇氏侃曰晴則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
燧鑽火彭氏汝礪曰大觿解
大結木燧榆棗桑柞槐之類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
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衣如
字線本又作綫纊音曠縏又作鞶袠
陳乙反又作帙衿本又作紟其鴆反

鄭康成曰衿今箸也衣紳衣而著紳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
爲箴管線纊而有之衿猶結也衿纓以佩容臭又婦人別有
綴五采聯貝上繫於頂下當心胸許嫁即繫之明
有繫屬嫁則夫親脫之此事舅姑之纓與之異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燠本又作奥音郁苛音何癢以想反少去聲奉長俱上聲盥本又作薀於運反饘之然反酏音移芼音冒蕡音焚秫音述飴音怡堇音謹荁音丸免音問薧音考滫思酒反瀡音髓膏之膏音告

鄭康成曰適之也怡說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先後之隨時便也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饘厚

粥酏薄粥芼菜也蕡熬枲實荁堇類冬用堇夏用荁榆白曰枌陳氏澔曰免新鮮者薧乾陳者言堇荁枌榆或用新或用舊也滫說文久泔也瀡滑也滫瀡之滑者凝者爲脂釋者爲膏甘之和之膏之皆謂調和飲食之味也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冠去聲朝音潮

陳氏澔曰總角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爲角容臭香物也以纓佩香物以爲容恐身有穢氣觸尊長也昧晦也爽明也昧爽欲明未明之時具上文所言奉養之具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衣如字簟徒點反灑又作洒

孔氏穎達曰此總論子婦之外卑賤及僕隸之事鄭康成曰斂枕簟不欲人見已褻者方氏慤曰布席以待尊者之行事

各從其事若女服事於內男服事於外又言唯孺子則任其起居飲食以養之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上上聲

父子本應異宮命士以下或貧無力命士以上則可爲矣慈愛也事親必愛之篤者乃彌致敬故獨以慈言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奉上聲鄉去聲縣音元篋口協反襡音獨

鄭康成曰將衽謂更卧處襡韜也何趾足向何所牀所坐几所以凴也衽卧之物晝則斂之懸其衾篋其枕以襡韜其卧簟恐其汙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巵

匜非餕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敦音對巵音支匜音移餕音俊

不傳非奉命不敢傳移他處孔氏穎達曰敦今杯盂牟土釜皆黍稷器巵酒器匜盛水漿器勿近勿敢偪近與及也陳氏澔曰四器非餕其餘無敢用及尊者所常食飲之物非餕餘不敢擅飲食之也

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既食恆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父母食而子婦佐餕者分父母之惠且勿使有餘而再設也陳氏澔曰御食侍母食如初如父在時是也旨甘柔滑於羣子為宜推父母之心以使之餕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

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應去聲唯上聲齊音齋噦於月反噫於界反嚏音帝咳苦愛反跛彼義反睇音第洟音替撅音厥見音現漱平聲澣戶管反綻直莧反紉女陳反綴音拙燂詳廉反潘音翻靧音悔帥音率

唯應之速敬對對雖是而不敢遲慢恐失禮齊莊也吳氏澄曰堂階或升或降室戶或出或入擧手爲容曰揖擧足行步曰遊當此六者之時皆不敢有噦噫等不恭之事陳氏澔曰噦噫遊之聲也氣乏則欠體疲則伸偃任爲跛依物爲倚洟自鼻出者鄭康成曰睇傾視也褻謂重衣撅謂揭衣不見裏爲其可穢父母唾洟不見輒刷去之朱子曰敬事如習射之類袒裼乃爲恭敬若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唯涉水而後撅陳氏澔曰漱澣皆洗濯之事和灰如今人用灰湯以潔貫箴曰紉燂溫也潘淅米汁靧洗面也共帥時皆循是禮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

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篚非尾反湢彼力反本又作偪

不言內不言外謂男女各相會娶之時男不言婦人專柔之事女不言男子外任之事非謂夫妻各不相謀也鄭康成曰授器祭嚴喪遽不嫌也奠停地也湢浴室也擁猶障也陳氏澔曰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觀聽也由右由左見王制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待之己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飲去聲食音嗣耆音嗜

平日能孝敬者勿恃愛而或逆或怠陳氏澔曰嘗而待服而待皆俟尊者察其不耆不欲而改命之則或置之或藏去乃

敢如己意也尊者任之以事或忘其勞又使他人代爲己雖不以爲勞而不欲其代然必順尊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爲之不如己意姑教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己復爲之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數音朔

鄭康成曰寧數休之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庸之言用也怒譴責也表猶明也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說音悅下同 撻吐達反

吳氏從曰下其氣怡其色柔其聲以冀父母之悅而從己如此而不從則又益加孝敬以感動之俟其悅而再諫若其不

悅則將不諫乎蓋不可也與其不諫而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而使己取怨於父母復諫者再諫也孰諫者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加火之熱物必期變化若父母怨己之言不悅而施鞭撻於己雖甚至於流血亦不致有疾怨於父母惟當益加孝敬以感動之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鄭康成曰婢子所通賤人之子由自也宜善也應氏鏞曰唯父母是聽知有親而不知有己也父母沒而不衰蓋雖沒而念之愈深恐拔娶妻以養父母故父母不說出而世傳七出之條惡疾無子皆出非聖人之法前人已有辨之者不可不察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之貽以反

善者天之理而人之性爲善以事親所謂全受全歸大孝也父母雖沒而神不沒一念之善而親安之一念之惡而親垢矣故必思之而有果不果之異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鄭康成曰姑老傳家事於冢婦也必請於姑者猶不敢專行也介婦衆婦也使信任之也舅姑若使冢婦冢婦毋得恃愛而怠及不愛敬介婦舅姑若使介婦介婦亦不敢恃愛敵耦於冢婦皆尊舅姑以及其所使也並行並命並坐婦姒之禮也因舅姑所使愛己不敢與之並蓋兼冢婦介婦言之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茝又作芷

鄭康成曰不命不敢退婦待舅姑者也事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也無私家統於尊也或賜之者謂私親兄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待乏待舅姑之乏也孔氏穎達曰復請其故舅姑不乏而私親兄弟既貧將欲以物與之不敢復請其財必於舅姑處復請其故賜所藏之物舅姑既許然後取而與之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

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適音的舍去聲

鄭康成曰祇敬也宗大宗以寡約入謂入宗子家猶若也子弟若有功德以物見饋賜當以善者與宗子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加猶高也獻其賢者賢猶善也夫婦皆齊當助祭於宗子之家也私祭祭其祖禰　御案若身爲繼禰之宗則待繼祖之宗祭竟而後祭禰身爲繼祖之宗則待繼高曾之宗祭竟而後自祭祖禰上至大宗皆然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膳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稰胥上聲穛音捉膷音香臐音熏膮音曉炙音柘胾側吏反鶉音淳鷃音晏膮醢二字衍

鄭康成曰飯目諸飯也黍黃黍熟穫曰稰生穫曰穛孔氏穎達曰此諸侯之飯天子則加以麥苽膳目諸膳也食大夫禮

二十豆膷牛臛臐羊臛膮豕臛牛炙炙牛肉也四物爲四豆共爲一行醢肉醬也牛胾切牛肉也幷醢與牛膾四物爲四豆是第二行羊炙羊胾醢豕炙四物爲四豆第三行醢豕胾芥醬魚膾四物爲四豆第四行以上下大夫醴雉兎鶉鷃四物爲第五行上大夫所加二十豆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酒清白羞糗餌粉酏重平聲酏自私反醷於紀反糗起九反餌音二

鄭康成曰飲目諸飲也酒目目諸酒也羞目諸羞也陳氏澔曰醴者稻粱黍三者各爲之已沛者爲清未沛者爲糟是三醴各有淸有糟也淸與糟相配重設故云重醴蓋致飲於賓客則兼設之也以酏爲醴釀黍爲醴也黍酏以黍爲粥漿醋水醷梅漿也明齋王氏曰濫飲之别名雜以五味皆可飲若飾湯薑湯鹽湯孔氏穎達曰淸淸酒事酒昔酒皆白故以一白標之配淸酒則三酒矣不言五齊以祭祀獻神所飲非人常用也陸氏佃曰糗餌籩人所謂糗餌言糗餌則餈可知粉酏臨人所謂酏食言粉酏則糝可知四者謂之羞則以甚美故也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析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鱉醢醬實蓼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食音嗣下同蝸力戈反苽又作菰稌音杜和去聲糝三敢反蓼音了濡音而

鄭康成曰苽雕胡稌稻也脯析乾牛羊肉也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凡濡謂亨之以汁和也苦苦荼腶脩捶脯施薑桂也蚳蚍蜉子膚或爲胖切肉也卵鹽大鹽也

孔氏穎達曰以蝸爲醢以苽米爲飯以雉爲羹三者味相宜也以麥爲飯析脯爲羹又雞爲羹三者亦味相宜細析稻米爲飯以犬兔爲羹三者亦味相宜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爲羹不須加蓼也濡豚之時包裹豚肉以苦荼殺其惡氣濡雞加之以醢及醬濡魚以魚子爲醬濡鱉加醢醬四者皆開破其腹實蓼於其中又更縫而合之以煮也食腶脩之時以蚳醢配之食析脯爲羹以兔醢配之食麋膚以魚醢配之食麋生肉之時還以麋醢配之食桃諸梅諸之時以卵鹽和之諸菹也即今之藏桃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

之乾穄方氏慤曰蝸牛即蜣蝓也其肉可以爲醢故周官鼈人共之以授醢人茈即周官六穀之茂愚按魚子亦可謂之卵不必讀爲鯤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齊去聲

鄭康成曰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多酸多苦多辛多鹹多其時味以養氣也牛宜稌以下言其氣味相成方氏慤曰氣之溫涼寒熱異宜味之酸苦辛鹹異等因時適宜以辨其等未始不齊也故謂之齊可否相濟謂之和酸以養骨苦以養氣辛以養筋鹹以養脈甘以養肉肉則肌膚之所包而欲其緩滑以養竅竅則肉外之所通而欲其利故謂以滑甘而利其竅緩其肉焉愚按鄭孔以上節爲王之燕食此節爲王食然此篇記內則自天子以至庶人養親者皆放焉不必泥也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腒音渠鱐音搜臊音騷麛音迷鮮音仙

鄭康成曰腒乾雉鱐乾魚鮮生魚羽雁也此入物四時肥美爲其太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方氏慤曰牛之土助養脾犬之金助養肺雞之木助養肝羊之火助養心 御案二說之義相足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兎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柹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麕九倫反本又作麇作麏軒音憲蜩音條栭音而蔆音陵椇音矩柹音俟楂側皆反

鄭康成曰脯皆乾析其肉也軒謂藿葉切也芼謂菜釀也軒或爲胖蜩蟬也范蜂也蔆芰也彭氏汝礪曰麏麝也陳氏澔曰椇形珊瑚味甘美一名白石李 御案鹿山獸能補陽麋澤獸能補陰芝之生於地爲地耳小曰卷耳通謂之芝之生於木爲木耳有黑有白通謂之栭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御案此節文義趨重末句言大夫士雖貴亦有所不兼唯老則庶人亦不徒食以起下文養老之意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雞燒雉薌無蓼

薤户界反藙音毅和去聲魴音房鱮音敘

鄭康成曰芥芥醬也脂肥凝者釋者曰膏三牲牛羊豕藙陸德明曰似茱萸而實赤小方氏慤曰葱以氣達爲悤於春生爲宜芥以味辛爲介於秋成爲宜膾用二物和之韭性溫而生能久春所宜蓼性辛而氣能散秋所宜豚用二物和之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醯與梅皆酸和之以收其味孔氏穎達曰用鶉雞爲羹鴽惟烝煮之釀切雜和之言鶉羹雞羹及烝鴽皆釀之以蓼魴鱮二魚皆烝熟之雞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或曰釀者湛諸酒薌者羹用蘇言鶉雞可羹鴽可釀三者皆用蓼魴鱮可烝雞可燒雉用薌三者皆無蓼也

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醜去上聲尻苦刀反

鄭康成曰皆爲不利人也雛鼈伏乳者醜謂鼈竅陸氏佃曰狼腸直狗腎熱狸脊上一道如界兔尻有九孔豕俯聚精在腦醫方云豕腦食之昏人精神方氏慤曰狐首邱故去首魚腸謂之乙餒自腸始故去乙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膽丁敢反攢再官反本又作鑽

鄭康成曰皆治擇之名也皇氏侃曰脫之除其筋膜取好處作之者取魚搖動之視其鮮餒郭云今本作斮謂削鱗也孔氏穎達曰棗易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栗多蟲數數布揀撰省視之桃拭治去毛令青滑如膽柤梨一一攢看其蟲孔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

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奥鹿胃庮音由泠音零結毛如毳也毳昌銳反皫普保反睫音接腥作星毈音班漏平聲鴇音保奥於六反胃音謂

鄭康成曰亦皆為不利人也庮惡臭也赤股股裏無毛皫色毛變色沙鬱嘶也鬱腐臭也望視遠視腥當為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般臂前股般般然漏當為螻如螻蛄臭也舒雁鵝也翠尾肉也胖謂脇側薄肉舒鳧鶩也鴇奥脾肶也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菹麕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軒音憲辟音百宛音苑

凡肉腥者細切之則為膾大切之則為軒或又言麋鹿魚宜為菹辟雞辟與擘同謂擘其肉如擘雞也宛脾切片如脾[illegible]者皆切葱及薤實諸醯中令其柔熟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

於坫一食音嗣坫丁念切

鄭康成曰羮食食之主也庶羞乃異耳秩常也無秩膳謂五十始命未甚老也七十有閣有秩膳也閣以木爲之庋食物達夾室也五者三牲及魚腊孔氏穎達曰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右夾室各五閣諸侯稍卑庖廚宜近故殺於天子大夫卑無嫌故亦於夾室崔氏靈恩曰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

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

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御案朱子謂此篇古經而王制漢作是王制采此篇入之也注已見前故此不具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樂音洛下同養去聲

孔氏穎達曰此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忠盡其誠推父母愛敬之心以及於人物乃為忠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有音又惇音敦

鄭康成曰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又乞言又從之求善言以爲行也徵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愚按惇史猶言信史有德之言可以信今傳後故名徵其禮猶微其禮不敢肆也

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淳之純反熬音遨母音模食音嗣

鄭康成曰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爲名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孔氏穎達曰以陸稻熬之爲飯煎醢加於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曰淳熬此八珍之一以黍米爲飯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故不言陸此八珍之二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炮步交反將音牂刲音睽刳音

柎萑音丸苴子餘反謹音芹乾音干擘音百夫
上發賁音展穫息酒反沒所九反鑊户郭反
炮塗而燒之之名取豚或牲羊刲刳去其五藏實棗於其
腹中編亂草以裹之外塗以黏土炮之待塗皆乾擘去乾塗
恐手汗肉熱濯手以摩之去其皽膜先時爲稻粉糔沒之以
爲粥至此以粥敷豚羊則解折其肉亦以粥和之而俱煎諸
膏膏必設此豚胖煎肉熱復以鉅鑊盛湯以小鼎盛豚胖加
薌及乾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恐水入鼎則肉壞也如是
三日三夜以微火溫熱之而後
調之以醯醢此爲八珍之三四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
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擣音擣脄音每

鄭康成曰脄脊側肉也餌筋腱也柔之爲汁和也汁和亦醢
醢與言擣肉爲珍必取夾脊之肉羊麋鹿麕各用一物必有
牛肉與之適均反覆捶爛去其筋腱煮熟之再
去其皽膜而以醯醢柔漬之此八珍之五也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

以醢若醯醷漬音自湛音尖期音基

鄭康成曰湛亦漬也陳氏澔曰絕其理橫斷其文理期朝今日旦至明旦醷梅醬也此八珍之六

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鹽音豔濡音儒

此以火熟之故亦名熬與前淳熬異生捶肉而去其皽膜編萑布牛肉於其上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次施鹽以火烘乾食之羊麋鹿麕皆如此法食之之時欲濡欲乾聽人自為之此八珍之七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孔氏穎達曰三如一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二分稻米一分肉也鄭康成曰此周禮糝食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幪音蒙燋又作蕉

鄭康成曰膋腸間脂孔氏穎達曰舉皆也謂炙膋皆燋不蓼膋不可蓼也此八珍之八陳氏澔曰記者文不依次故間雜在糝食酏食之間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臅音獨

鄭康成曰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狼臅膏與滫溲稻米和而煮之為粥即食之不可久貯者故祇曰酏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閽音昏

夫婦人倫之始而其情易狎故禮始謹之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鄭康成曰閽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

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椸音移枷音架縣音元揮音輝笥音四

郭氏璞曰植曰楎橫曰椸椸以竿爲之夫不在
夫出也鄭康成曰斂枕篋等藏之不敢褻也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愼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間去聲與音預齊音齋澣音浣

七十則年皆老而德齊無猜褻之嫌故同藏無間也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又言正妻當推恩於妾如此非謂必御以爲禮也將御者謂妾媵初進御於君者故櫛縰笄總角從女子之儀非既成妾而猶如此也長者兼夫主及妻言之莫敢當夕避正妻也此節錯舉妻妾事尊之禮不必定主天子諸侯言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見去聲姆音茂齊齋同

陳氏澔曰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燕寢之旁室作動作之時姆女師也弧弓也帨佩巾也以此二物為男女之表抱負也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大音泰齊齋同朝直遙反射音石

陳氏澔曰接以大牢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也宰宰夫掌具掌其設禮之具卜士負之卜其吉者而使之抱子詩承也儀禮言尸酢主詩懷之亦承義射天地四方期其有事於遠大也保保母受乃負之受子於士而抱之宰以醴禮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

食子乳養之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大音泰少去聲

鄭康成曰凡接子擇日三日之內會尊卑必選其吉焉急接冢子天子元子下冢子則兼元子世子言之蓋惟天子諸侯冢子于大牢其餘少牢豚豕而已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鄭康成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者特埽一處以處之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子師教子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此人君養子之禮恐撓他人無事不往非特畏其驚擾亦恐有非道齗齕之也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 鬌音朶鄉去聲楣音眉

孔氏穎達曰三月翦髮所留不翦者謂之鬌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不翦者爲角留其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者曰羈

方氏慤曰角羈羈奇取陰陽之相須也男左女右取陰陽之相類也鄭康成曰貴人大夫以上由自也朔食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夙妻之正寢

朱子曰中脊之架爲棟次棟之架曰楣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

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旋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相去聲見音現帥入聲咳户才反還音旋辯音遍

鄭康成曰某妻姓祗欽並敬也帥循也欽有帥言當敬教之使有可循咳嘻笑聲右手作事教之示將使有爲名之必稱其名故妻對以當記之不忘使其終有成也師子師孔氏穎達曰諸婦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適寢仍返正寢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辯音徧養去聲

鄭康成曰宰屬吏也四閭爲族族百家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州長中大夫一人皆有屬吏孔氏穎達曰屬吏閭史州史是也此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若諸侯則不告也彭氏汝礪曰如養禮敬妻之有所出而

能不負乎始饋之初意亦示將有爲人舅姑之端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朝直遥反 鄉去聲

沐浴朝服重繼嗣也阼階西鄉示將繼爲主以禮賓也君名之及戒告當與前文同不言互文見義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適子世子之弟亦夫人所生庶子妾子也鄭康成曰外寢君燕寢 御案對夫人之寢言故言外若專就王寢言則又燕寢內路寢外孔氏穎達曰禮帥循初世子之法但無戒敎之辭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康成曰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易諱不敢與世子同名尊世子也先世子生亦勿爲改杜氏預曰隱痛疾患不名避不

觧也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齊側皆反

孔氏穎達曰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燕寢次適妻之寢內寢適妻寢也如始入室如始來嫁時異常夫食之後衆妾共餕今以其生子故使之特餕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孔氏穎達曰前已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今此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適子連文恐事事皆同適子故以此經特見庶子之法鄭康成曰擯者傅姆之屬

君所有賜妾賢君所寵異者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

無以異也

孔氏穎達曰無側室故夫出避之若有側室則妻自在側室夫自居正寢無以異問妻見子之禮同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鄭康成曰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食音嗣

鄭康成曰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劬勞也君有以勞賜之大夫之子食母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

孔母也士之妻賤不敢使人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

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上上聲適音的如字朱子曰旬十日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張氏恰曰未朝食而見冢子重之也執其右手示將授以事適子庶子則稍殺不執手但撫循其首而已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食上如字下音嗣唯上聲鞶步下反鄭康成曰俞然也方氏慤曰教以右手取其強男女所同彭氏汝礪曰同於言而唯遲俞婉同於帶而革勁絲柔則男女之異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肆簡

諒後胡豆反數去聲數日之數上聲諝又作儛袴苦故反肆以二反

御乘數十百千萬方上下前後南北東西凡物皆有名鄭康成曰不同席共食蚤其別也教之讓示以廉恥數日朔望與六甲也外傳教學之師不用帛為襦袴防奢也禮帥初帥前人舊法幼儀灑埽應對進退之儀請肆簡諒所請教及所習皆簡默誠信之事方氏慤曰書六書計九數以數必計多寡故又謂之計焉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

冠衣並去聲行如字弟音悌孫音遜去如字

陳氏澔曰樂八音之器詩樂歌之篇章朱子曰勺節的也以此詩為節而舞成童十五以上象維清之詩射御各有五見

周禮始學禮邦國通行禮大夏禹之樂鄭康成曰文武備者悖行誠厚實踐不教不敢自是內而不出畜德於心不求外飾有室婚受室男事男子有爲之事方猶常也孫友視志遜順於友視其志之賢否而去取之方物比方事物以求其王是而出謀發慮盖謀慮皆當於理道合則留不可則去不在己也大夫位尊德可以堪也服官政熟習官政七十則致事而不苟留

左手陽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尙右手

姆音茂娩音晚又音萬枲音徙治平聲紝女金反組音祖紃音巡共音恭相去聲

陳氏澔曰十年不出十歲則恒處於內姆女師也恩按婉娩詞氣柔和之貌聽其教而從其事麻枲所以績常業故言執絲繭不常有而貴精故言治織以機紝以繒組綬屬紃絛也女事承上數者言之觀之欲熟其禮納之以下則習其事也

笄女子首飾鄭康成曰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有故若遭喪事聘備禮弃不以禮婦人拜但俯下手右陰也